

■真情流淌

亲情是永远的年味

■刘士帅

从小到大,几乎每一年的情都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。特别是小时候,才刚过腊八,我便开始掰着手指头算离过年还有几天了。母亲也会早早忙着置备年货,给我和哥哥赶制新衣。到了除夕夜里,阔大的院子里还会被父亲亮上数盏灯,远远望去,我家的老屋竟也像穿了件新外衣,灿烂夺目。

长大后,我在外面工作,离家虽说越来越远了,可一到年根儿就开始魂不守舍,心里就如同长了草。放了假,不做片刻停留便开始往家奔,归家的心情急切切的。这些年来,对家乡的惦念总是那样的真

实刻骨。家乡有母亲,有老屋,更有我浓得化不开的情结。对于长大的我来说,与其说是盼着过年,不如说是盼着那份回家的亲情。

谁料,世事变化无常。先是母亲意外离我而去。母亲的离去一度让我精神恍惚,从老家返城那天,我徘徊在老屋周围,心里默念着:“妈,以后我想您时,就来老屋看您!”然而,我还没从失去母亲的悲恸中走出来,老屋很快便被哥哥拆了,翻盖了属于他的新瓦房。老屋拆除那天,我没回去,我心里对哥有成见,我觉得他打破了我心底最后那个关于家的梦想。我当时恨恨地想:从此,我再也不回老家了。

去年春节前,妻问我:“今

年咱还回老家过年吗?”

“妈走了,老屋也没了,回老家干什么?那不是咱的家了。”我的口气生冷。

妻顿了顿,没说什么。

可没想到,刚近年关,哥就打来了电话:“弟,哪天回家告诉哥一声,哥好把炕提前给你们烧暖和,老家冷。”我在电话里支吾着:“妈,以后我想您时,就来老屋看您!”然后,我还没从失去母亲的悲恸中走出来,老屋很快便被哥哥拆了,翻盖了属于他的新瓦房。老屋拆除那天,我没回去,我心里对哥有成见,我觉得他打破了我心底最后那个关于家的梦想。我当时恨恨地想:从此,我再也不回老家了。

去年春节前,妻问我:“今

大年三十那天一大早,我们一家三口开车回家。半路上我一直在想:我这算是回家过年吗?

下了车,远远的,一座红砖红瓦的新房就矗立在老屋原来的位置。看到新房,我以為我的眼泪会夺眶而出,然而,那份伤感的情绪还没释放出来,我便发现哥和嫂子还有侄儿就在大门外候着我们呢。那天的风很大,他们的脸被冻得通红。特别是侄儿,小脸儿上还挂着一抹没来得及擦掉的鼻涕……

我和妻进了屋,室内的温暖驱走了冬日的严寒。顿时,人就变得舒展了,那温暖是从心里流溢出来的。

大年三十下午,我和嫂子

在一起说笑着贴春联、挂吊钱儿,妻和哥在屋里包饺子,侄儿带着女儿玩得不亦乐乎,一家人喜气洋洋,其乐融融。哥和妻原本都是内向的人,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却也说得挺热乎……我不禁暗自感叹:“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呀!”

节后,我和妻返城时,哥说:“弟呀,你看回家过年多好,还是老家年味浓啊!以后,周末没事想着多回家看看。”

我和妻都点着头。走在路上,我跟妻说:“明年过年,咱还是回老家吧。妈走了,老屋也没了,可亲情是永远也割舍不掉的,这里永远是咱的家啊!”

妻笑了笑说:“你终于长大了!”



年味渐浓 郭建生 摄

■笔随心动

邋遢与清亮

■余喜华

家乡有句俗语:“邋遢冬至,清亮过年;清亮冬至,邋遢过年。”指的是,如果冬至日下雨,过年时天气会晴好,天晴人们才能打扫庭院,清除屋内屋外蓬垃圾,干干净净地过年。反之,如果冬至日晴好,过年时则会下雨,只能邋遢里邋遢地过年。民谚,是人们长期经验的总结,准确度八九不离十,当然也有例外的。

邋遢,既指环境和个人卫生肮脏、不干净、不整洁,也指人的行为鄙陋,品行不端。清亮,则指为人清白诚实,指卫生干净整洁。邋遢与清亮是一对反义词,方言邋遢与普通话之间,变音小,都能写准正字;而清亮,方言变音大,有人写作“清壳”,也有专门研究方言者写作“清确”,不一而足,终归与词义相去甚远。

《后汉书·仲长统》说:

“又中世之选三公也,务於清悫谨慎,循常习故也。”仲长统,东汉末年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无神论者,著有十余万字《昌言》一书。其主张“人事为本,天道为末”的观点,反对将自然现象和人间吉凶结合起来,强调顺应自然规律,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。认为“信天道而背人事者,是昏乱迷惑之主,覆国亡家之臣也。”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,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卓见。仲长统的主张,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,故而为当时社会所不容。

汪伪政府宣传部长、大汉奸林柏生,出生南洋富商家庭,从小生活优渥,大半辈子精致得体清亮。因追随汪精卫卖国,被判处死刑。据说,林柏生受刑之前,还拿腔拿调地对行刑警察说,不要侮辱他的尸体,让他保持最后的体面清亮。一个出卖灵魂、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,人品邋遢,即使死后体面清亮,又有什用呢?仍免不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
为入世,个人卫生邋遢,无伤大雅,而人品必须清亮。

■思绪点滴

让春节艺术一点

■钟迪良

今年的春节特别早,1月31日是除夕,而且天气也比较暖和,没有“三九四九冰上走”的感觉。似乎自然界也早有了生命的萌动,看到公园内,沿河边的柳、桃、李等树,伴随着春节的临近开始绽放。

那天,和在大兴安岭待过十几年的几位朋友闲谈,他们说:“江南的春节除了比北方暖和许多不用说,好像比北方更接近艺术。”开始我不理解,后来仔细一想,还真有点道理。

在中国的文化里,“艺”这个字的本意是园艺,本身就有

着对生命扶植和呵护之意。

道家哲学要求:无差别地尊重万物鲜活的生命。宋明理学用“果仁”解释儒学的“仁”,凸现宇宙万物的“生机”,这使得中国艺术更重自然,强调自然本身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活力。

大概是因为春意萌发的缘故吧,似乎忘记自己又老了一岁的事实,反而凭着兴趣,时常翻阅着手机里近阶段的活动图片,竟感觉到有一种生机活力。

例如,原定“江南年味”2022长三角嘉年华活动,

在我市当地举办三天,我受邀去写“春联”和“福”字,看到现场布置得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

闹,还有上海青浦、江苏吴江的各种传统小吃及表演也纷纷展示。

另外,在一场比赛“迎新春,翰墨情”文化联谊活动中,我从书画联系到哲学,从哲学联系到人生,从人生联系到生活,感觉到花草山水流淌着生命,并和人类的生命融汇在一起,感悟到了“万物同在”的意义。

平时对于艺术,也是说得多,研究得少,特别是自己喜欢的书法,无论是“中山篆”或“甲骨文”,在这个闲适的春节,应该好好舒心临摹和学习,让其艺术再艺术一点,留下一份美好和心灵感受。

■感恩时分

每逢佳节倍思亲

■王珍

此刻,我最最思念的是不能回家过年的亲!他们并非是我出门在外的家人,也与我没有血缘关系。但想到为了他们而不能回家与自己亲人团圆过年的他们,真的格外亲。

因为住院,爸爸不能回家和我们团圆;因为疫情,我们也无法进病房探望。和平日的每一天一样,依然是护工小陶陪伴着爸爸过年。小陶对我说:“你放心,爸爸在医院里很好、也很安全。病房里24小时开空调,天天有人搞卫生,有医生护士值班,住院病人没有一个回家的。”她这是在给我吃定心丸:过年,她依然坚守岗位。

说实话,患者或者老人的家属没有一个不担心过年时护工、保姆荒的。我以前一直听好友要音说,每到了年节边儿,花再多的钱也请不到阿姨。小陶,绝对是稀缺资源。生活让我越来越明白,像

小陶这样让我们日常的每一天都能在轨道里正常运转的人,就是我们的贵人、亲人,是不可或缺的人。他们若是回家去过年了,我们的年铁定是无法过好的。

比如,春节留守在岗的物业人员,他们守着小区的大门,定时进行巡视,随时打扫路面、楼道等公共区域的卫生,指定安排车辆停放,业主碰到什么问题基本上随叫随到,让小区里家家户户的年过得安全、祥和、整洁、有序。

一直印象深刻的却是物业的小叶,去年春节作为留守人员的他,为一些有特殊困难的

人家买粮油、买菜、买生活必需品等,还天天帮他们倒垃圾,就像钟点工一样。

小叶,是一位做得多说得少的人,天生一张扑克脸,不少人说过他“太严肃”。但看到过他的笑,那是在他听到“谢谢小叶,你辛苦了”的时候。他的笑带着一丝羞涩,是这个年代、这个年龄少见的羞涩。

一说到过年不能回家的

人,许多人会想到春晚,想到电视台的主持人、艺人、明星,

不少名主持、明星,几乎每年都在节目现场和全国人民一起过年。我们也会记得在执勤站岗守边关,守护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官兵、警察和在救死扶伤保护人们生命安全的医务人员,对他们的敬意和感激都是必须的。

当然,我们也会想到电力、水利、环卫、热力等保障着我们日常生活必需的行业,那些为大家更好地过年过节而日夜加班加点的工人们;

还有飞机、火车、客车、出租车、公交车、地铁等交通运输部门的人,春运会让他们比平时更忙碌。

而像小陶、小叶、小杨们,他们也许都还未被列入生活必需排行榜,但他们最近贴近我们生活的种种现实。平时他们很不起眼很容易被大众忽略,并没有那么多人关注、捧场、点赞。甚至有不少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惠于他们,连一丝感恩的念头都不给他们。他们的每一天就像空气、水一样的存在,只有在特

殊的时光,才会明白他们的珍贵。

正是因为有了像小陶、小叶、小杨这样的人,一年365天全年无休,连过年都不回家在牺牲、在奉献,我们才有可能欢聚一堂,过一个安心的年。也正是因为他们,春节才还原了节日的意义,毕竟,春节不是一切暂停,春节更不是与世隔绝。

所以,在欢聚的时候,在举起酒杯的那一刻,请允许我一点点时间,想一想他们的好,向他们敬一杯感恩的酒。毕竟,他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特殊亲人。

此刻,他们和每一天一样踏踏实实地做着一切,默默无闻,尽心尽责,只要听一句感激的话就很满足了。就像我只是对小陶说了声谢谢,她就动情地说:“就是因为你们都对我好,所以我在这里一做就是20年”;就像有人对小叶说声“辛苦”,他就忘了自己的累;就像妈妈喊了一声“好累”,小杨就笑得像春风……

大姐又毕恭毕敬地递过去。轮到了中年人,他说:“自己从家里带了菜,只买一盒饭。”陶大姐听闻,立马拉下了脸,“不买菜光买饭的生意谁做呀?你另外去找找吧。”站在窗口张望的中年人本想“讨价还价”一番,却见对方都没正眼看自己,便打消了求情的念头。

又一日晚餐时分,见食堂窗口出现一位身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,陶大姐便问:“要多少钱一盒的快餐?”年轻人回答:“不要荤菜,只要蔬菜和饭就行,价格便宜点。”“荤素搭配好的,要么不买,要么全部买去。”陶大姐边说边用勺子敲击盛菜的盆子,发出咣咣的响声。年轻人感到对方没给自己一点商量的余地,只好无奈地离开。

空闲下来时,陶大姐端着饭碗走出厨房,与剧团职工同坐一桌。她嘀咕开了:“刚才这个乡下人真是的,只买素菜不买荤菜,哪有这样的。”一旁几位剧团职工投以一瞥,先是没人附和,后有一人终于忍不住问:“陶大姐,你老家是在农村吗?”

■百姓故事

我和大师打桥牌

■郑杰杰

童,有时候也会在私聊框里爆粗口如“牛粪”之类的话。

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者,从未给我们有高高在上的感觉。跟吉米团队打牌,我们常常输得很惨,大比分落后。但他们从来不会趾高气扬,依然和我们打得津津有味。那种乐观、包容、友善、平和的气度始终与他们同在。要知道,声名显赫的吉米,不仅是代表美国作为队长参加世界桥牌锦标赛(百慕大杯)三次冠军获得者,同时也是美国著名投行贝尔斯登的CEO,一位打球的华尔街大亨。

吉米的谦虚和慷慨也得到了意大利蓝队的知悉图报,因为在意大利蓝队最困难的时候,他伸出了援助之手。所以,只要吉米一声号令,不管实战组队还是网络组队,意大利蓝队一定第一时间赶到。他们可是桥牌赛场上的神话。

在吉米的赛场上,我们不仅有与世界大咖们同桌竞技的机会,更难得的是,我们还能得到大师的指点、建议。可以说,句句是真金白银。正如我们的队友老毕的感慨:对于有抱负的桥牌爱好者来说,与世界职业高手交手,不枉对桥牌的一场深爱,也不虚度桥牌人生。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,将深深融入血液,流淌在人生的长河中。

虽然近一年没有和吉米团队同桌竞技,但只要有可能,还是经常会上网观看他们的比赛,那是一种特殊的感觉,仿佛自己置身其中。吉米的赛场,确实给了我们这些草根牌手在桥牌浩瀚苍穹遨游的机会。而我们得到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,已然超越了桥牌本身。

吉米赛场设置了一个特殊规定,就是允许悔牌。我猜想,一方面,是因为吉米年事已高,且患有帕金森综合征,手不稳难免会点错鼠标;另一方面,别的人也可能点错鼠标。所以,悔牌是一种人性化的做法。

记得有一次,吉米一直悔牌到前面好几轮,幸亏桥牌基地在线设置了这个功能。他是特别风趣且认真的老人。他会在私聊时,给我们不少有益的指导和建议,这对我们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。他就是一个老顽童。

如今,斯人已逝,但吉米团队依然活跃在桥牌基地在线上,只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南家,坐着的是吉米的夫人帕特丽夏·凯恩。

■微型小说

如此掌勺

■翁建飞

翠英前些年进城打工,在从业餐饮服务中掌握了做生意的“套路”,早早地从一名山沟沟的纯朴村姑嬗变为餐饮业白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承包了某剧团的一个食堂。食堂经营对内为主,也允许对外供应,菜品按中午三素一荤、晚上两素一荤搭配,对内免费,对外收取15~20元不等的费用。

翠英把生活在同一个村的婶娘接来帮忙,婶娘负责掌勺分菜。上手前,翠英一五一十地向她传授了“动作要领”。婶娘姓陶,五十开外,剧团的年轻人叫她陶阿姨,岁数大一点的称她陶大姐。有一天中午,陶大姐从厨房往外看,剧团行政科的赵科长排在一名农民工模样的中年人身后,便连忙探出头叫中年人先靠靠边,让团里的人先来。中年人识趣,很自觉地靠边让出了窗口。这时,陶大姐整张脸堆满了笑容,露出半个脑袋,毕恭毕敬地接过赵科长的搪瓷盆;打好饭菜后,陶